



图片新闻:2013 年 8 月 25 日,一千多名法轮学员和支持者在加拿大多伦多大都会大厦前举行了集体炼功、大型集会和游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发动的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迫害,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多位政要到场支持,并表示将继续支持法轮功,直至迫害被制止!有民众表示,中共必须停止迫害,作恶者应被绳之于法。

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 (Con Di Nino)、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诺、安省议员简·麦肯纳 (Jane McKenna) 与多伦多 Centre 选区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托德·罗斯前来参加了集会;多伦多市议员约翰·帕克和安省新民主党议员麦克·普鲁给这次活动寄来了贺信。◇

三姐是我老家大伯父的三女儿,心地善良,我小时候是她看大的,我们很有感情。每次我回老家时,三姐总是喜欢看我带去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真相光盘等,常让我多带些,她和三姐夫分给众乡亲们看,并安上了卫星天线看新唐人电视台。

二零零七年腊月十六的中午,刚到下班时间,就接到了二姐的电话,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我:三姐病得不轻,县城医院已不能治疗,转到市医院来,已来了一周了,快不行了,让我快去看一看。

我立刻赶到了市医院,病床上的三姐非常虚弱,见到我后只是动了动脸上的肌肉,已经笑不出来了。大姐哭着告诉我:三姐得了肠癌,晚期,已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了,几十天不能吃饭了,现在连水也不能喝了,只能靠打药水维持生命。姐夫给医生下跪,哭求医生无论如何做手术救救三姐,医生最后无奈的答应给动手术,但得看三姐能不能撑得下这个手术。一周过去了,三姐的身体越来越弱,眼看



就不行了,弟弟突然想起真相传单上病人起死回生的事,让二姐马上找我,说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三姐了。

我在三姐的耳边告诉她: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几个字。大姐、二姐、三姐夫、四姐、弟弟和三个外甥女们也一起念。我立即回家请了《转法轮》、《洪吟》等书籍和录有师父讲法的 MP3,回到医院,将 MP3 的耳机放到三姐的耳朵里,告诉她一定好好听。三姐点点头,脸上有了笑容,书籍分给其他几个人轮流看,姐弟几个有空就给三姐读书听,打针时就听 MP3。每天下午下了班我都去医院,姐弟几个二十四小时不离三姐,虔诚地轮流念书、念字、听 MP3。

第二天,三姐能说话了。第三天,三姐自己能翻身了。第四天,三姐能喝米汤了。第五天,三姐能坐起

来了。第六天,三姐一大早自己能去厕所了。第七天,医生说三姐能动手术了。腊月二十四一早,三姐进了手术室。

大姐、二姐、三姐夫、三个外甥女默默地在手术室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四姐和弟弟在手术室的门两旁一边一个,双手合十,嘴里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姐听到声音有点大,就对他俩说默念就可以,弟弟严肃地说:“这是救命啊,怕什么!”接着继续大声地念。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三个同时进手术室的病人出来两个了,三姐还是没出来,七个小时后,三姐出来了。主刀医生拿着一截一尺左右的肠子,疑惑地说:“真是奇怪,打开腹腔,竟然没找到病变的肠子。”医生手中的肠子是

颜色稍暗一点的,实在找不到病变的肠子,就将这一截切下来做化验,化验结果更是出乎意外,这就是一截正常人的肠子,没有任何的病变,医生反复拿出在各家医院做的片子对照,都无法理解,直呼:“奇迹!奇迹!”

在监护室,其他病友的麻药散了后,疼得受不了,只得打止疼针,而三姐,呼呼大睡,脸上舒展而安静,连护士都惊奇地说:这哪象是病人啊!十天后,三姐出院了。

五月放假,我去老家看望三姐,三姐家正忙着盖新房准备给儿子办喜事呢!三姐忙里忙外,脸上笑容灿烂,看到我来了,赶紧把我拽屋里,让我多请几本大法书,她的几个好朋友都要学大法。

接着,她把几个好友都找到家里,让我马上教五套功法。盖新房的工人好奇地看着,三姐对他们说:“就是这个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你们谁想学的就来我家啊!”工人们都笑着说:“好啊!好啊!”并争着要大法的护身符。◇

天津善良农妇刘秀清被绑架劳教遭遇(四)

(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翟庄子村四十三岁的善良农妇刘秀清,于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发放年画,被当地恶警绑架,之后被非法劳教,遭受了种种迫害。下面是她自述其遭遇。

早上五点一刻,她们就把我喊起来了,我很难受,六点多我去找当班的队长量了血压,是孟晶值班,血压还是很高,她不但不同情或询问我怎么成了这样,反而嘲笑的语气说:你剪了头发比以前好看多了,人也精神了,早该剪了等等。早饭时间过后,我让值班的队长给我开门,我要找刘惠玉和蒋玉。她们不给开,后来我再三要求,她们给我开了门。我找到蒋玉,她问我什么事,我要求她给我丈夫打电话让他来看我,我要把这些事告诉丈夫。蒋玉不给打,这时刘惠玉气急败坏地走过来问我什么事,我说要求接见,并要告她们,她把篋子门打开让我跟她去监控室,她让我喊“报告”才能进,我就没进去,我说:“你们监规不让拉帮结伙,不让打人,难道你们指使就可以打了吗?你们为什么不制止犯人打我?”她无言以对,这时孟晶不知从哪冒出来,跟刘惠玉使眼色,让她把我拽走。她们把我往西侧拽,我就不跟她们走,孟晶朝我右肩打了一下,我说“孟晶,你又打我一下!”她不承认,我要求看监控,她们不容我说话,刘惠玉把我推回屋里,说我不是修炼人,这么难管要掉层次。我说不管掉不掉层次,你们随便指使犯人打人就是不行,我一定会告你。她说要告就告去吧,然后气急败坏的走了。接着我又对刘淑琴说,我出去一定会控告她和安丽娟,她又气又怕地说:你告去吧,大不了再蹲几年。中午十一点多罗艳梅来对我说她来接管我,我说我身体很难受要去医务室。过了一会儿,她带我去做了一个心电图,两个医生对视了一下说我好了,我否定,并又要求做伤情鉴定,她们不理睬,陈春腊强行把我拖出来,我要见所长,她们强行把我拉



熊继伟遭受过的部分酷刑演示图:浇凉水、毒打、背铐。

回屋里。

七月三十号,由于刘淑琴要解教走人,调来一个包夹法轮功学员林秀芳的犯人来包夹我。后来有一次她问我怎么把鸡蛋和粥熬一起,怎么能不出块,问我怎么做,开始我以为是给她们队长做,后来她跟陈腊春说是要做流食给法轮功学员灌食,后来我故意和她搭话,只言片语听得出是把同修的手铐在床上,从鼻子插管子往里灌。虽然不知受害人是誰,但野蛮灌食摧残大法弟子的事是千真万确的。

九月十号左右,新调来的指导员张津华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穿劳教服,我告诉她因为我不是犯人没有犯罪,她又问我什么原因进来的,我说这得问问你们的办案人员。后来她又妄图用师父要我们守心性不可妄为等来转化我,被我识破。

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不知是谁找茬问我怎么坐床上,谁允许的,还披着被子,不行!必须坐小板凳。二十五号三个包夹被挨了训,回来跟我诉苦说都怪我,我说是她们故意找茬,用连坐式的卑鄙手段。晚上她们不让我坐床,我就站宣传栏那炼功,包夹把值班队长喊来,我就说她们睡她们的觉,我炼我的功谁也不妨碍谁。她们无话可说。队长把她们叫出去说:“她都这么大了(当时我被迫害牙齿掉了,头发也变白了),你们还制不了她?”一会她们把大队长李晓玲叫来,她用手铐把我铐暖气片上,我要求打开手铐上厕所,她不理我,把我铐在我的床上,被子铺在地上。我再次要求去厕所,她拿来我的盆脱掉我裤子,让我尿盆里。我说我

来月经了,她让包夹给我换纸。然后她让队长拿来剪刀要给我剪发。包夹牟巧珍很卖力的搂着我的肩膀,她指甲很长把我的后背抠破了。剪完后,李晓玲胡说我给国家添了很多麻烦,劳教所多我一个就得多一个人的口粮。我当时说:“我家里的粮食几年也吃不完,我也不愿在这吃,他们硬把我弄这来的。你要觉着便宜把你爹妈和家里人都弄这来吃。”她恼羞成怒,用身体挡住监控把我的脸都打肿了。然后她叫来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戴着眼镜来给我量血压,量完后她说:“别以为没有办法治你,不行就给你戴上脚镣,再不行就给你打毒针。”我说:最终你们得负责。”

这时已经是深夜,三个包夹守着我坐着,李晓玲拎了一书包书来,说:“你们三个一边看书一边看着她,明天让别人看着她让你们睡觉,除了小月(班长)给你们的分之外我再给你们每人五十分。”过了一会值班队长来把我手铐打开。我们就躺下睡觉了。

过了几天我丈夫来看我,接见时我跟丈夫提起挨打的事,他暴跳如雷让我告诉他是谁打的我,由于当时正念不足,处于担心丈夫找他们会连累丈夫,因为他脾气很大,我最后也没说是谁。

二零一三年元旦食堂又说改善伙食,那菜切的很好看,根本不是平时吃的菜,黑板上还有菜谱,还说队长和法轮功学员吃一样的饭,并且又录了像,估计也要做骗人的宣传。

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令人发指,我仅把我所经历知道的邪恶黑幕曝光出来。◇